

同安縣志

卷三十

外紀 旧序  
旧志小引

安縣志卷之三十

外紀

聖賢立言著於經傳百家諸子各自成書外此  
仿拾遺之體爲外紀焉邑之軼事父老所傳聞  
稗官所紀載不一矣雖世遠年湮畱什一於千  
百錄以備覽殆亦鑿古之所資乎志外紀

唐宣宗居邸時嘗遁跡於夕陽山與黃蘗斷際和尙  
觀瀑蘗吟云穿巖越壑不辭勞到底方知出處高  
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山

中有真寂寺距寺里許有國師巖巖前有石橫臥狀如鼓叩之作鼓聲石洞二竅相傳宣宗時出米供食宣宗去遂不復有山澗有橋鐫浴龍橋三字

相傳宣宗浴此

府志參  
閩書

宣宗長慶中封光王唐書第稱韜晦未嘗遁跡而唐

尉遲偓作中朝故事宣宗憲皇少子皇昆卽穆宗

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卽位宣皇皆叔

也武宗初登極皆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閒武

宗召上遙觀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

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曰落馬  
已不救矣尋請爲僧行遊江表閒會昌末中人請  
還京遂卽位則其事固有據者

福建  
通志

陳黯字希儒潁川人十歲能詩舉進士不第避黃巢  
亂隱終南山後徙同安之嘉禾嶼薛嶺讀書終身  
號曰場老時人稱其所居山爲場老山所爲文有  
辨謀等篇復有書三卷約大易虛一數四十九篇  
名曰稗正朱子簿邑時得書於其家而爲之序

閩大

記參八  
閩通志

黯字希儒父贇通經及第娶江夏黃夫人素賢惟生  
黯無昆仲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  
牧其首篇咏河陽花時面痘新愈牧戲之曰藻才  
而花貌胡不咏歌黯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  
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由是聲名大振於

州里

唐黃滔陳穎川集序 按據此則黯固已生  
長在閩明人皆言其初隱終南後徙嘉禾未

知何  
據

唐史藝文志云黯南安人有集三卷通志略云三十  
卷今按文公序則其爲三卷是矣但序云唐陳昌

晦撰而志謂黯字希儒昌晦或黯別號歟府志

陳黯凡十八舉不第所著有綺莊集其詩皆不凡而

樂府格調尤高同郡王肱蕭樞同邑林顥漳浦赫

連韶福州陳說陳發詹雄皆一時秀士黯名價相

埒而並不遇世嘆其屈

林霍詩話

薛沙長溪人令之裔孫爲龍溪尉因卜居于同安嘉

禾嶼人稱所居嶺爲薛嶺嶺之南陳黯宅在焉時

號南陳北薛五世至之偓任司農少卿宋元祐中

裔孫穎士舉貢士著作郎按閩書薛嶺以令之得

名令之登神龍二年進士黯乃會昌時人相去百  
二三十年不應有南陳北薛之目且令之本傳亦  
不載其遷寓同安覽勝志作薛沙較確今從之

覽勝

志參  
府志

令之字珍君福安人神龍二年進士閩人以詩賦登  
第自令之始開元中累遷左補闕兼太子侍讀與  
賀知章並侍東宮時李林甫不愜於太子宫僚冷  
落令之欲諷明皇題壁云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

聖盤中可听有肯借長欄杆明皇覽不悅援筆題

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  
榆煖令之遂謝病徒步歸明皇聞其貧令有司資  
以歲賦令之量口受賜及肅宗卽位以舊德召而  
令之已逝矣因勅名其鄉曰廉鄉水曰廉水有明  
月先生集行於世

葉晴峯  
詩話

唐謝脩青礁人清心藻思迥拔流俗當廣明西幸恥  
於事逆晦迹窮岫與其弟修築宇著書悠然自適  
比光啓回鑿出登上第後人名所居爲文圃而山  
之名因之迨五代分崩主簿洪文用不爲時屈與



族人澤偕隱於此所著書名文圃集宋熙寧間石  
黃字華甫以世胄薄遊論新法不合歸結廬於龍  
池巖下所著書亦以文圃名集數百年間後先相  
望清風昭世楊志作三賢堂祀之西蜀何致一爲  
之志宋人石廋有云文圃山層巒疊嶂中松蘿幽  
邃洞谷天成夫其跨二郡之交居然勝地故應有  
高人焉謝旣鴻漸洪亦豹隱華甫繼作重結鷗盟

殆足駕中區光前籍矣

海澄縣志

盧鄒光啓中侍御史科第未詳

舊志

朱文公申縣請本縣進士徐應中王賓以充學廣文  
陳珪徽宗朝爲提舉徽州使謝圖南嘉熙閒爲瓊  
州安撫使洪十九郎紹興閒知南安縣洪敦仁爲  
館閣校勘查王賓係宣和元年特奏名晉江人

舊志

省志叢談云沈彬同安人嘗指葬穴於長泰縣恭順  
里曷山之旁以示家人後開壙有漆燈一盞以石  
爲臺壙頭有銅牌篆文云佳城今日已開雖開不葬  
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後有狀元沈晦者卽  
其裔也按彬筠州人瑞州記載彬墓在府城西北

彬棄官南唐手植一樹以誌葬地云云則省志誤  
 矣然廣輿又載之於鎮江丹陽沈山下殊不可解  
 也攷雅言雜載云彬字子美一作子文天才狂逸好神  
 仙之事三舉不第遂放遊湖湘閒二十餘年後受  
 李氏僞命官至禮部侍郎致仕歸高安此筠之所  
 以志彬墓也又江南野錄沈彬高安人早有詩名

先王鎮金陵知其欲代楊氏獻詩云祗須手筆安  
 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王覽而喜之臨終云云  
 此丹陽之所以亦志彬墓也乎要之彬唐末高士

豪於詩沈姓樂祖之真者不必言卽冒濫者亦必指一墳以實之孰僞孰真俱不可知然彬生長於筠而宦遊於吳二者必居其一若甌閩之間則彬未嘗北跡而漳泉之間乃有子孫墳墓豈可信哉彬佳句甚多湘江行云數家漁網疎雲外一岸殘

陽細雨中尤爲當世所賞

葉晴峯詩話

五代謝圖南以才兼文武舉歷宮封開國男食品本

縣

福建通志

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云僧依玉鑑光中住

人踏金鰲背上行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金鰲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

內相豈亦詩之讖耶

青箱雜記

蘇子容愛元白劉賓輩詩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誦苦不愛太白輩詩曾誦汝洛集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以爲假對工大無及此聯又舉劉夢得送李文饒再鎮浙西詩以爲最著題

詩話

總

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

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本經蓋梁  
上小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  
喜者曰庸峭收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高宴初陪  
聽鼓鼙清談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庸聃不及  
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

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夫町畦

宋稽類抄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  
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  
老自中書人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

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閒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試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旣相而罷子容始

踐其位云

石坡詩話

兀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蘇頌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庶上

問何以知之頌曰三國時吳有暨艷造營府之論

恐其後問陶鄉里廼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初  
頌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尙亡恙嘗謂頌道其平生  
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  
頌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

杜公可謂知人已

曾肇蘇司  
空墓誌

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蘇呂旣登第唐臣遂  
隱於江湖不知所之及蘇呂同入史館乘馬偕出  
忽見唐臣艤舟汴河亟往謁之問所從來唐臣曰  
吾貿販江湖因買此舟雖梗泛蓬飄差愈應舉覓



官時耳兩人邀之不可但叩其官居坊曲所在明日兩公自局中還各覩唐臣畱刺未有細書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再訪之則已行矣蹤跡遂絕

葉晴峯

詩話

蘇緘子子元爲閣門祗候召對上謂曰邕州賴卿父守禦尚如欽廉卽破則寇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可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江淮較之卿父未爲遠過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子孫同死者皆褒贈

焉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  
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祠之賜額懷  
忠黃萬頃贊曰昔守邕州交寇馮凌戰厲力窮義  
氣猶橫合家自及肯污羶腥千秋萬歲烈烈風聲

宋史

蘇緘字宣甫素負義氣喜功名皇祐中知英州儂賊  
作難以守禦功換館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  
中復官知越州諸暨縣與余同僚贈之詩曰燕頷  
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

功在桑榆晚可收十八年死難於邕朝廷憫之贈  
奉國節度使易名忠勇則忠勇之諡先譔於余詩

矣撫  
遺

王禹偁作聖王親試貢士歌有同上青雲梯之句後  
容齋隨筆載樞密鄭僑省試未廷對時夢空中一  
梯雲氣圍繞竊自念世所謂雲梯者是歟俄至梯  
側遂登之及高仰望大石若壓已忽冉冉立石上  
既爲天下第一其亞則石起宗也蓋王司先以石

石首至冒名始易之王養靜

文公爲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  
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  
得地之家不昌

堯山  
外紀

朱文公同安學經史閣舉梁文其詞曰兒郎偉大同  
古地駱粵名邦閒出巨人鼎在公卿之位亦多居  
士蔚爲閩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迺教化之純被  
比羅屯難益復澆漓學校荒涼久風猷之不競圖  
書散脫閒絃誦以無聲詔令壅而弗宣父兄以爲  
大戚顧惟竊食敢不究心是以申諭諸生俾沈潛

於訓義力哀衆記務廣博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  
總羣書而推予惟上賢篤意於教誘使邑子蒙幸  
於作成爰卽學宮創爲傑閣庶緘滕之慎固絕蟲  
鼠之覬覦旣畫諾於縣庭旋受金於省戶西曹籍  
力羣彥併心而吏情不供幾若道邊之室顧人疲  
久役將起澤門之謳迨程事之旣嚴始掄材而甫  
就僣功見效獻設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  
知自礪且使書得爲無窮之計利以永存聊出詞  
章用升梁欂相約童耄其此歡呼兒郎偉拋梁東

曉日瞳矇出海紅照見鬢堂通復閣層甍如畫插  
晴空兒郎偉拋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圃山高  
君莫羨聖門巖嶽與天齊兒郎偉拋梁南滄溟無  
際水天涵蕩涵魚龍君莫畏淵源學海更潭潭兒  
郎偉拋梁北錯落衆星向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  
燦爛光明在方冊兒郎偉拋梁上聖朝碩輔蘇丞  
相魯無君子定虛言權是諸生丈人行兒郎偉拋  
梁下場老遺書追董賈諸生勉維舊端操時泰不  
憂身在野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

述作之原遂見古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爲當

世之儒宗惟不悖其所聞乃式符於深望

癸巳  
舊志

朱子云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  
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  
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

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  
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

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語類

朱子云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

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生同安日因  
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  
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  
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  
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  
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閒雖  
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  
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

慤實處方已

語類



朱子云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何如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

了頭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始會得昭昭  
靈靈的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  
在遂去和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  
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  
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  
安任時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  
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  
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  
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

將聖人書來讀讀求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  
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

漏百出

語類

攷堯山堂外紀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述詩中有商山  
肯爲秦嬰出之句明太祖曰老蠻子欲吾殺之以  
成名耳遂放回此乃世俗流傳之誤也詩係吾鄉

邱鈞磯作見本集題云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  
幣不出有述至今海邊童叟咸能誦之其相傳久  
矣按宋潛溪撰楊鐵崖墓誌云洪武二年召諸儒

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  
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不至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  
趣賦老客婦詞進御上賜安車詣闕留有百十日  
禮文畢史統定卽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  
安車還山蓋邱鈞磯爲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  
揚鐵崖爲元進士不受明太祖之職其志節大抵  
相類故遂以却聘詩官人鐵崖集中鐵崖詩名滿  
東南而釣磯僻居孤嶼詩集不傳人多口誦遂致  
字句略有不同耳今悉注之以備覽堯山堂本云

天子來徵老秀才

鐵崖集作皇帝書徵老秀才

秀才嬾下讀書

臺

嬾下一作不下一

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

鐵崖

集作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應知漢祚開一本作

商山本為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又一作諸葛

應從漢

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句日邊回

鐵崖集免

勞作杜於一作殷勤承上命且向鐵

袖中一卷春

崖集作空向一作繾綣日邊回

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

鐵崖集作老夫一卷春秋筆留向笥中取次裁袖中

一作袖藏

其大略如此夫一首之詩甚微而所關人品

則甚重余故不可以不辨此詩為鐵崖所久假已

經五百年今鈞磯之集出而趙璧復完則詩之隨

時爲顯晦其亦有數哉予固不禁爲之歡顏而破涕也癸巳仲春上弦後學八十七家輪山阮旻錫書於類邨之廻清亭

邱葵抗節不仕卻聘一詩斧鉞風霜同中老人皆能誦之今其全集尙在吾家司馬盧牧洲公爲之序

林霍

詩話

邱葵宋亡避居海嶼中刻志爲學不求人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各數十卷而周禮補亡一書尤叅訂詳確方知漢儒補考工記之謬冊

日千古治法大備周禮冬官實存深考知是同安  
析疑閱議駿起本之俞王更暢厥旨規畫詳明三

代可擬

續宏  
簡錄

五通嶺在縣南莊坂尾路旁舊祀五通神故名上有  
二巨石夾路如門石上有跡若魚頭上向者數十  
上刻龍門二字相傳宋文天祥侍幼主自踏石至

此所刻何喬遠閩書云予嘗至其處嶺路岬路非  
通道也幼主又自龍窟登舟入海亦不叶取途惟  
嘉禾嶼有五通嶺幼王所過乃此嶺也文又丞相

未嘗奉幼主南行二字大似米元章筆亦非丞相  
筆法想當時取象名石而所云丞相或陸丞相歟

府志

火眞建文四年九月甲申成祖以靖難功位次第七  
封同安侯勳祿與張武同永樂七年八月北征戰

歿除

明史

正德末年有虎患小坪民有捕石鱗魚者夜墮虎穴  
中比曉視之有虎子三穴深隱無所緣自分必死  
矣俄而虎噉一豕入張目而視者久之乃嚙其豕



爲四三與子一與捕魚者復跑而上後數歸皆然  
捕漁者始甚苦之卒勉食如是者閱六七日一夕  
虎三負其子以出已復躍而下捕魚者遂跨其背  
以上相隨至林薄外捕魚者謂虎曰而恩我至矣  
他日至吾鄉吾願以牛爲謝抵家數日鄉人檻得  
一虎捕魚者聞之前謂鄉人曰若輩且勿加害是  
無乃生我者乎從檻外視之已不復識別乃謂虎  
曰果生我則三以  
俛首而號者三

捕魚者大呼曰是矣  
而出之

朴次崖希元作面皮歌其題曰劉見齋分巡自稱面  
皮薄不會做無廉恥事深契予心歌以自慰人生  
莫得面皮薄皮薄一事做不著心頭纔有半分虧  
十分面赤害羞辱官中不會持一文歸來稱貸無  
所獲常時或可強支持凶年無錢那得穀宗姻知  
我別稱貸爲我所思不多怨讟始信厚皮之人百最  
美爲馬爲牛皆不避歸來金銀滿箱篋腴田美宅  
任意置凶年上荒田宅賤此時仍獲萬倍利相爾

面皮太薄人苦樂何啻差萬里如今欲作厚皮人  
富貴榮華可立致只爲面皮生定不可易欲作令  
人復羞死不如且留一箇名好與後人上青史見  
齋見齋當世之人面皮幾尺厚何爾與我獨相似

續小  
學

劉宗道講學遠師北溪其闢釋老甚嚴目佛爲泥塑  
集中有同安嘆云嘻嘻紫陽之化衰家家阿彌  
儒也墨衣墨也墨衣滿城遊遨誰我知不如歸也  
不如歸又遊天界寺詩云若無僧寺塔直是一唐

虞斯言能言距楊墨二者已

靜志居詩話

學之案山故名佛子岡而形家言宜有兀突聳秀之觀萬歷間知縣洪世俊卽其頂建石塔五層自明倫堂望之塔挺然躍出成於庚子之夏越明年許

編修獬豸冠南宮

癸巳縣志

張襄惠初釋褐與林希元陳琛談理學時曰爲泉州

三狂

靜志居詩話

林應翔自稱念不先生嘗作念不先生傳謂其爲文不古不今功名不浮不沈仕宦不穢不清治產不

縮不羸軀貌不高不低才情不巧不癡於物不卑  
不撇於人不冷不熱里評不善不惡人品不雅不  
俗命其子曰吾死卽以此誌之母求人爲也其文  
奇矯變化不可方物

何鏡山稱蔡復一學才高下筆千言兼工四六他

諸著作皆崇論閎議涵古茹今至書牘奏議之文

慨談天下事切心豪貴披吐肝膽而詩則出入

漢魏唐宋閒居然一代名作

林霍詩話

吾同武進士節應魁能有儒風備倭蘇松時詞壇

名輩如徐學謨叔明沈明臣嘉則殷都無美王翹  
叔楚皆相得權甚而鳳洲麟洲二王先生屢有吟  
贈荆川唐公南溟汪公皆推轂公之才略其在吾  
鄉則趙太守特峯洪少司寇芳洲黃山人孔昭尤  
深相許可焉

林霍  
詩話

嘉靖辛卯陳公讓往秋試求夢九鯉湖是夕無夢廟  
中道士夢神曰前度劉郎今又來令以告陳陳亦  
不解是科陳中解元始知前科解元劉汝楠陳卽  
前度之劉也陳晉江人劉同安人

閩省  
賢書

盧若騰有島噫一集身世感遇其悲愁憤懣之什皆  
根于血性注灑毫端非無病而呻吟也可與蔡忠

毅公相伯仲云

林霍詩話

梁文靖秦國夫人陳氏吾同安人父名彥光爲揭陽  
令文靖爲庠士遊學于潮陳公以女許之文靖入  
壻秦國夫人一口晨妝小桃鏡中有梅花影旣而  
梅花盛開陳公異之因遊後圃命文靖賦詩詩云  
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物于  
人厚肯放寒枝特地芳九鼎變調端有待百花羞

澁敢言香曉來得其廵簷笑更誦龍吟古樂章後  
及第至相人以此詩爲讖題揭陽解爲梅花堂

林

詩話

輪山詩派記曰世有奇材乃見真詩吾邑前之能詩  
者唐則有陳公黯宋則有蘇公頌邱公葵明興以  
來林公希元洪公芳洲俱以經學能詩蔡公清憲  
文章氣節而尤工于詩海內尙之繼清憲者爲今  
大司馬盧公牧洲及紀氏父子待詔先生嘗從清  
憲鏡山遊而石青先生則得黃石齋公之傳有水



也生者亦與清憲同時頗稱詩以不能絕跡公門  
聲價頓減然則詩以人重耳非詩能重人也僕生  
逢季世無求用於時竊以詩自娛于今先達得事  
盧大司馬公及孝廉紀子于同輩得莊君名潛字  
伏之等若干人見此道之源流喜其不孤音謝翺  
作睦州詩派記僕因倣其法以振吾邑之風雅云

林霍  
詩話

范方之節烈矣而明史不載僅見樵史中惜哉其採  
入漳州志者亦頗略予博採其鄉所傳聞兼按時

勢考焉補爲之傳嗚呼甲申之變明之廷臣竊倖  
擁貲聞勸輸鮮應賊至屈膝求活而卒不免視方  
死豈直鴻毛之於泰山哉然竟有以降賊死而悞  
爲殉節者今 詔修明史乃改正之且爲黃道周  
諸人立傳而方獨以厥後式微不能以事蹟上  
聞使其大節鬱湮此余之所以繫歎而深悲也

陳浩

范介  
卿傳

國朝周祖唐浙江上虞人順治丙戌隨佟將軍岱入  
閩以軍功委授海澄教諭海寇鄭氏破縣唐以天

時人事反覆開導之且云 本朝政從寬大為父

深識時務業經歸命爾欲何為賊不聽執人廈門

脅之降不允厲聲罵曰爾背親逆命禍必及身賊

怒殺之後人葬之於廈門水仙宮側立碑以紀

漳洲

府志

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云鷺門僧貫一以請

經過會城寓予竹房言去夏夜坐籬外小陂陀有

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隸

字四行文曰草鷄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

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鷄十億相倚起  
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大熙皞太平萬紀貫一覺有  
異默識其文投磚海中予錄觀之似應泉海之事  
乃比者撫成且藉鎮定又若無徵然三復尋繹不  
能不結杞憂予按此書爲崇禎庚辰刻本康熙癸  
亥在京于鄭山寓中見之其言草鷄長耳大尾離  
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干頭衙鼠謂甲子鄭以甲子  
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女加兆爲  
姚豈謂總督姚啓聖乎鷺門卽今廈門前年巡撫

吳興祚克廈門今年姚啓聖克臺灣而鄭氏無遺種矣所謂庚大熙皞太平萬紀者乃指康熙建元以來天下太平蓋深爲海內臣民欣慶云良齋續說

康熙二年鄭泰子纘緒投誠提督馬得功銳意南征以黃翼爲陸路總兵杜永和爲水師總兵俱屯札同安時有詩曰一縣而開兩帥府三軍之外幾蒼

生

癸巳縣志

編里黃元臣治家嚴正兄弟合食百餘口家無私財

亦無私喜怒一日猶子輩有兄弟鬩于室弟憤甚走訴元臣曰吾兄虐我又道伯父過失語甚辨元臣怒曰果爾汝爲我召之弟召兄急兄懼入見汗浹背元臣謂兄曰吾治家久安能無失汝知當以告我汝弟不遜敢訐兄之私他日美唇舌離吾家者必此兒也卽令兄責之自是家中無敢挾私訴

言者

李離明  
嘉言錄

蔡祚生平好行善事遇隣里爭忿則爲排難解紛貧乏者靡不周恤一日鄉中染疫其妻病昏暮見羣

厲擁入求福妻曰俟夫歸福爾矣言未既有角巾  
白衣從後呼曰誤矣此善人家宜亟去於是羣厲  
皆去如煙縷穿屋上走如裂帛聲

景璧集

汀溪在感化里距城十三里端山下許琰有瀟湘神  
詞云溪水清溪水清水煙朝盡暮還生一自洛波  
人去遠不知何處步溪聲此詞頗有宋元風致

我

堂集

同安舊有會館在京師內城今不可考 國朝總戎  
許公盛移建崇文門外亦久爲民居所侵乾隆元

年吾泉人公建郡館於孫公園闔郡北來者始有  
栖息之所但赴春闈者日盛不能容歲丙寅余與  
從弟奇烈來謁補於正陽門外大街西版章衢衢  
僦屋以居屋凡三重南向合二十二椽頗寬敞可  
下數十榻因顧而思曰吾儕爲京官僕馬所占有  
幾盍以公諸邑人爰加修葺顏其門曰同安會館  
旣又慮業非買者不可久復於典價之外增其直  
而易印券焉于是邑人之至京者皆得歡然相聚  
於此屋本顧氏先後給價六百四十金然歲有修



葺尚患陰雨桑土資用難繼歲癸未農部紫堂李君購屋在煤市街南頭亦三進計十閒費三百六十金俱有契載於其假歸也充爲館中收稅以備修理之資而會館庶無慮於漂搖是始事者雖余兄弟而有所賴以垂可久者李君也然則李君之

功其何可沒歟

陳臚聲都門  
同安會館記

京師正陽門外虎坊橋之南曰專兒衚衕其地偏有吾閩同安義塾前明時邑人所割置也聞之鄉先輩瑩域廣以方縱橫各數十步繚以周垣旅塚壘

累碑石錯立明末民部范介卿先生殉難衣冠在焉其最著者也歲久墻圯石亡將夷爲道路往歲丙寅秋余與從弟奇烈倡其修之築垣以限車馬然尋其舊址塋之西北民久侵而屋焉所占約二分之一聞己未歲復有因屋壞欲更占以益其地者賴公車諸君力沮乃止以是知今之民居皆向時塋地其下斷棺枯骨爲所埋壓者不知其凡幾矣前年再來京師適屋者欵門求售因以百金購得之屋凡三重重各三室廼撤去前兩重之尤逼

者獨留後軒以事介卿先生主及塋之土神復新

前所築垣而志其地界各埋以石云

陟臚聲重  
修義塋記

同安係泉之南界與霞漳接壤地愈南則氣愈煖海  
多於山故東北風亦三時不絕颶風所發之勢不  
下於晉邑降及諸島如廈門金門之屬則冬月或  
連旬負暄宛如春氣春月或服單袷衣乘風納涼  
草木華實四時不改冰雪絕無而海霧時或昏霾

耕穫視晉邑尤早陽和之氣轉盛故也

府志

吾邑有水口四處一在朱紫門外曰銅魚金車鎖東

來之水一在雙溪壩乃東西二水匯流之處一離  
城里許東有石蛇頭形似蛇西有護同山形似龜  
此乃溪流出海之所一離城十里許東曰鱷頭西  
曰泔洲又作龜蛇之狀此乃內港將出大海之所  
舊時溪港俱深海潮溯達於雙溪之上故人文甚  
盛而富家亦綿遠稱雄嗣因溪港日淺溪流暴漲  
之時漫溢衝刷金車銅魚每爲淤埋護同山石蛇  
頭日崩月削水剝而不留地氣洩而不蓄所以登  
鄉薦捷南宮者暫寡而刀貝金錢之聚亦蓄而不

久也爲今之計惟清理金車銅魚使之顯而不晦  
又於石蛇頭護同山兩處建立文昌閣或七級浮  
圖使之高拱以爲銀城鎖鑰則水蓄而氣聚於全  
邑庶有神益而非良有司不爲功前邑令唐公曾  
見及此於築堤時在石蛇頭砌築一墩未成而去

旋爲水蝕所剝無幾良可惜云

吳必遠銀  
城水口議

囹圄之設原以禁暴止邪我朝深仁厚澤于慎重  
庶獄之中矜恤罪囚尤爲備至祇以承平年久生  
齒日繁兼同邑民刁俗悍動輒鬪毆釀成人命夫

殺人者死古有常刑我

皇上如天好生每於

無可寬釋之中曲求格外生成之理凡逢秋錄無  
不矜全緩待以致罪犯日眾監獄充盈余奉調茲  
土於今三載每見監房窄隘炎暑穢氣薰蒸易沾  
疾疫時深憂切今仰體

皇仁憲德擇監旁倉

基捐廉添建獄房八間更道墻垣一如舊制俾各  
犯桎梏之閒稍安枕席勉思爲善以待

赦原贖

典倘能改過自新未必非福堂云爾時乾隆三十

二年十月也

知縣吳鏞添  
建監房記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七

舊志小引

隆慶志小引 劉存德序

按周官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所謂瀦者積水爲陂塘也余讀河渠書若鄭國龍首皆穿渠鑿井以通水民得其饒地爲沃野則水利之繫大矣茲稽志則同之水利亦略備矣而今且多湮廢置而不講則水利日微民隱可恤欲修復之則歲月已久雖有侵冒已回永業且轉易已數家勢必難行又慮有多怨之人規壞所怨田產妄指人舊物以爲古蹟



同治縣志 卷之三十一  
一  
陂塘將有如蘇軾所議熙寧之弊者要在牧民者虛  
心講求相地勢所宜可濬者濬之訪遺蹟所在可復  
者復之務協羣情而不生煩擾其於利民足國之計  
不無厚賴焉 水利志

按周禮維王建官分職率屬自六卿以達於鄉縣封  
建罷秦令之重也久矣吾同於宋爲中縣知縣事一  
縣丞主簿尉各一於元爲下縣達魯花赤一縣尹一  
主簿尉各一儒學教諭一又有巡檢鹽場司令司丞  
管勾等官此前代不具論及我明建官備矣同今爲

國南壯縣民隱士風錢穀兵刑事緒紛然令而下幾  
無寧日矣吏茲土者其可忽諸

官守志

萬歷志小引 蔡獻臣序

夫同之地山海居其十七可耕之田無幾耳故常病  
旱乾如志所稱以一陂一塘而灌數十頃之田則官  
之致力於民者盡矣今一旱焦土所爲陂若塘者安  
在哉夫水利有專官而儒者吏者率廢而不講民生  
安得不聽命於天也

水利志

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通幽明和神人者也國家

典制大備達諸郡邑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  
同之謂乎令以下設誠致行之耳若民間冠婚喪祭  
頗準朱文公家禮雖文質時變無甚悖謬者不具論  
典禮志

孟子所論三征特其大者耳後世搜括析秋毫以天  
下用天下其勢然也往夫保庫子之役大爲民害及  
嘉靖兵興加派倍追民不堪命今力差法變而五十  
年來幸無兵革民得釋肩於一條鞭之中平居猶殫  
地竭廬以應至其搜之盡而用之虛有事將復更求

者莫甚於兵吾不知其計之所出也志賦役

賦役志

夫山川之孕毓其精爲人其粗爲物日用衣食於是乎取之然吾聞豳民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匏苴茶以爲常食故其風厚今同俗不能無侈矣侈則儉儉則生之者有限而用之者無節吾懼其竭也

物產志

同之爲邑於今七百年矣朱夫子以大儒簿邑兼理教事其所施爲訓誨皆可爲百世法嗣是才且雖人殊要以槩獲不悖紫陽者近是不然卽有赫赫名

奚貴哉自宋以來令丞簿尉咸列我朝則併學職而錄之名宦籍各有傳其餘去而見思者第紀其治行以俟他日夫民有心與口至愚而神泣茲土者其毋愚之也

官師志

夫山川之精淳發爲人頂天立地皆人也後世用人尤重科目故志科第養士必取於學校故志歲貢揚例陋書德行道藝者虞周法也故志薦辟積德累行而發祥於子若孫豈偶然哉故志封贈任子例貢亦通籍於朝者故志任子志例貢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故志武舉掾吏雖係雜途然奔走効力所裨不淺亦  
願自樹何如耳故志吏員科目瞥眼浮華君子論其  
世也世久論定後事之師故志鄉賢列傳其有不階  
一命而卓然能高以節嫩行自見與婦人女子善道  
守死者皆足不歿故志隱逸志忠孝節烈合之總爲  
人物志云 人物志

康熙癸巳志小引 朱奇珍序

傳曰諸侯之寶三而上地居首考成周封建之制大  
國地方百里以視吾同其大小廣狹何如也山海交

錯控扼三都奉

命來守此土者可不敬哉若建置若封域苦山川都  
隅海嶼不有紀載曷以考焉故志亦首輿地云

輿地志

余讀舊志而歎規制之備莫吾同若也數十年來民  
若衣食吏如傳舍兵燹之餘古制十亡二三今著爲  
例矣修而明之我父老子弟其各殫心焉夫依古以  
來制作大備豈有異術毋亦爲長吏者實心供職手  
足寬而心思暇歟不然胡今人不古若也述規制如

左 規制志

稽諸洪範天道有恆雨恆暘之不常而周官設稻人  
董治水利以輔相之法莫良焉惠莫大焉今縣官不  
暇而聽之民民又不能而聽之天既無備矣烏能無  
患同志所載井泉潭陂諸制一何詳也爲問今時尙  
亦由舊乎夫同不患潦而患旱今歲其左券也豈可  
常耶仍其舊紀其存亡使有志興復者攷焉述水利  
水利志

吾同一邑前明設官夥矣我  
朝裁汰冗員同民實有利焉今縣丞儒學尙樵蘇不



繼為主一邑者羞又多乎哉夫官不必備唯其人苟顧名而思義毋慮官少也述官守

官守志

同四衝之地防圉最重往時變更數矣方今水陸並設通省之兵十分其二駕馭亦良難哉夫勤操練嚴沉防使兵無驕逸而民得安枕將帥之責也協衷同贊以靖邊疆文事武備安在其不相需乎述防圉

志

防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三代之直民未盡泯子治

年餘不敢誣我子弟也夫禮有意有文修其文遺

其意猶爲失之至並其文猶墜地是懼將使蚩蚩者  
何則而何倣焉集典禮

典禮志

二征之制尚矣口分世業限田諸法未敢侈口及之  
也思以催科寓撫字其在覈實數便徵輸使民財不  
乾沒於奸徒無辜不株連於敲扑乎同蛟水爲厲夫  
其籍矣所存者百年前總班名而已余按糧班造散  
冊冊旣具矣然按戶丁而問坵畝之條號使糧歸於  
保挨保勻額產易人而不易地通造滾單令童叟咸  
曉班戶催課不出里門向來當催里書悉令報罷非

殫三年心力未易言此也舉其緒未竟其用余重惜焉若夫丁口增扣昔緣爲例今奉有永不增丁之旨大哉

王言利賴萬世衣租食稅者宜何如稱職耶集賦役賦役志

禹貢載方物其槩耳一邑之內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民生日用取給至多也同官府山海物產備矣而賭耗之後耗之訟又耗之苟良有司維持於上一二三君子倡率於下去其耗而食時用禮何至不足尙須航

海以博錙銖張典以腴桑梓哉述物產

物產志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稽古三德六德之分服官  
豈易言哉吾夫子之論備矣有恥不辱才德之為者  
也孝弟言行遞有取焉當時從政不乏才華而置之  
何哉蓋德與才兼是猶珠玉之光而日月之明也才  
與德分譬之刀斧可以斷物而易於傷人大黃梔喬  
可以泄火而易於剋削元氣反不若斤斤自好者之  
無損於人也同之官自唐至今姓氏可考也而使父  
老屈指遙數之曰某也賢是實心地方者也某也不

竹是專護冠帶者也當時之榮辱過若浮雲而此日  
之譏評昭如衡鑒可不戒哉志官師

官師志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性本善而品詣相去較然不侔  
者何哉氣稟物欲累之也夫自科目以迄吏員人不  
爲少矣而名宦鄉賢隱逸忠孝節烈可指數焉豈姘

修之士止此哉然足以風矣左氏曰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紀其姓氏載其事實使率祖攸行與景仰前哲  
者藉以振拔於物欲攻取之場而完其虛靈不昧之

體則人物一志尤爲緊要云志人物

人物志

詩曰采芣采非無以下體又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善無既而取亦無窮也夫大節於修赫赫有紀而片  
長無稱猶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況乎才高不偶而  
學壅上聞者哉然則收丹砂而勿棄鼓皮取連抱而  
不遺寸木斯不爲扁鵲公輸所竊笑矣志廣善

廣善志

天之愛人甚矣禎祥妖孽先幾而見以待人之恐懼  
修省焉敬以承之謂異爲祥可也怠以承之謂祥爲  
異可也春秋言災異不言徵應六鷁退飛隕石於宋  
五據事直書而有年則紀以爲異其旨微哉志著祥

異蓋亦古史之遺也集祥異

祥異志

君子惡淫祠爲其妨於正也今學宮數畝地幾爲茂草而叢祠屢新豈吾儒願力之堅遠不若二氏之徒與抑亦祈福禳禍之說能使愚夫愚婦奔走而襄事耶三忠宮君子所至止也豪山北辰有功德於民者也吾有取焉其他山水之勝登臨之樂騷人之事也仍其舊勿更益之母使黃冠緇流謂吾道門牆爲過

峻焉可耳集叢祠

叢祠志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夫一物也猶思置之於安況十

地人民哉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所以借鑒於往昔何  
必異聞今雖野無伏莽然賭竊相因閭里之雄從而  
庇之漸未可長也舊志所載所謂川壅而潰讀史者  
能無不寒而慄哉述盜賊

盜賊志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不在道外也秦漢以降  
學者每以文名家揆華摛藻失實故多夫佞於筆與  
佞於口一也不哀諸道何以文爲舊志所載慶歷以  
前之文備矣特序次失當今爲編次之於所增入尤  
加慎期言之可信傳之可久不敢媚今人而使後之



下卷之三  
秉筆者歎斯編之足徵是則今日徵文之意也集徵  
文 徵文志

乾隆丁亥志小引

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雖一撮之土莫不與天之  
精氣相屬詎得謂同邑無分星之所在哉第攷鄭宗  
疆星經每星一度轄地一千四百六里有奇則使能  
確指某邑爲某星之所屬已難辨其度數分秒而况  
言星者從古無定論哉姑撫拾經史舊說累著簡端  
以昭其概存志例也

星野志

聞晉時曾以同安稱縣則同安之名近古矣然未逾  
年而卽廢其地及五代三延鈞始升塲爲縣遂一成  
不易以至於今其在太康以後天成以前歷劫窮塵  
已不勝谷變陵遷之感矧推而上之更有冢諸茫茫  
者哉夫七閩肇見於職方氏故斷自成周始而以下  
分合乘除之迹悉詳攷而登之

沿革表

有分土無分民者昔先王懷柔萬邦之意也各君其  
國各子其民者古諸侯自固吾圉之道也同之邑周  
迴凡百有餘里儼然公侯封域矣况爲泉漳臺三郡

咽喉之地其犬牙相錯唇齒相依之處尤宜深切著明之不聞管夷吾之對楚子乎西至于河東至于海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此之謂也

疆域志

邑之溝壘始基久矣第考元明或破或陷不知凡幾卽國初海氛未靖猶見侵陵人途疑雉堞之未堅嗟夫開關延敵於金湯何咎焉然壘以增而益高溝以濬而益深誠如月令之制按時經理之則磐石苞桑可垂永久而於王公設險之道其庶幾乎

城池志

天地閒扶輿清淑之氣旁礴鬱積爲名山大川以著

其鍾靈毓秀出雲降雨之奇雖荒陬僻壤且有之况  
同爲閩中鉅邑哉舊志云西山之茂刻而爲童銅魚  
之清填而爲肆若有滄桑之感焉然其不變者固自  
在也而問壑尋邱者卽以此編爲卧遊圖可矣

山川志

河渠有書溝洫有志大半爲農功計而舟楫之便亦  
兼及之邑之水有海爲歸田不患潦而患旱故陂塘  
堰壩昔人嘗從事於斯而世遠年湮不無實去名存  
之感然枯涿涸轍蹤跡猶可追尋使皆疏濬而興復  
之則桔槔聲裏卽可卜豐年矣芄芄黍苗豈必陰雨

膏之哉水利志

周禮有鄉遂都鄙而後世之都圖卽權輿於此矣文中子以民不里居爲苟道蓋爲無所依附者慮也夫民渙則難用故分者宜合然民萃亦難稽故合者又宜分邑初爲里三十有三今則一十有二數有乘除地無增減櫛比鱗次可按籍而攷也果有如鳴珂通德之矣者乎吾猶將表而出之

都圖志

版圖之入藏諸天府康樂之書獻諸小行人而則壤成賦則虞夏時已著矣至於魚鹽關權以及終歲度

支之費雖莫不會計於方伯總核於司農要從邑而  
始今 朝廷休養恩深取民有制而其閒撫字催科  
斟酌盡善則道在有司 田賦志

重賢才美風俗莫切於庠序之教我 國家廣勵學  
宮有加無已邑之人士禮陶樂淑涵濡於 聖澤

者蓋已深矣第工文章盛科第猶學之餘事耳誠知  
邑爲文公過化之區而各思砥礪無忝於三德六行  
之條處爲賢士出爲名臣則輝映宮牆者寧有旣耶

學校志

自大禮必簡之訓而世之不勝繁重者輒藉是以文  
其陋夫爲國以禮之謂何此敦厚之君子所以必兢  
兢勿敢怠也夫婚嫁喪葬之事雖 國家俱有章程  
而沿習於里閭已不得不各隨其俗惟慶賀秩祀諸  
大典官所奉行民所瞻視者謹遵 會典輯其要而  
書之俾制度儀文燦然具在則法守常昭而興讓興  
仁之治且於此卜之矣

典禮志

自管子作內政以後而漢之屯田唐之府兵明之設  
衛其制各不相沿也然又聞漢時平地用車騎水泉

用樓船卽今陸路水師之意歟 國家承平日久六

合清寧雖濱海諸疆軍旅咸歌樂土然兵可百年不

用不可一日無備我 朝任將之專養兵之厚迥逾

前代在干城茲土者敢不黽勉戎行以圖報稱則其

嫻習戈矛整齊步伍固宜整然可觀也已

軍制志

閩地之瀕海者雖多而金廈爲最著蓋其間有平原

廣陸可以牧馬屯兵有曲港深洲可以圍舟結砦有

豪門巨賈可以助餉資糧故爲海外諸夷所必爭之

地豈獨臺灣藉輔車之依有桴鼓之應哉我 朝自



鄭寇盪平之後兩島之民幾有白首不見兵戈之樂  
朱一貴之烏合臺郡非所論也百年來梯航萬里重  
譯來朝猗歎盛矣然險阻常存則衣袵宜戒 國家  
特以提鎮監司諸大員駐於此而又益以郡佐二人  
蓋慎之也 海防志

天下之太平久矣戡甲韜戈誰知農桑樂利之區曾  
爲戎馬紛紜之地哉夫山海疆隅易藏汙垢負嶠跋  
浪道在驅除我 國家聲威遠播雖伊犁數萬里外  
猶喁喁向化草面洗心矧中土哉然思患預防訓垂

大易綢繆未雨著於風詩故歷舉當年寇盜之乘與  
元戎之績並著於編俾保赤者知所警焉

征撫志

山川百神有功德於民者則爲壇以崇報之而血食  
之廟亦皆生爲英死爲靈者黍稷維馨祭則受福故  
必大書特書使知非淫祀之可比也昔石慶相齊遂  
有石相祠樂布守燕乃立樂公社邑有類此者乎則  
亦不可諉矣壇廟志

天下名山半爲僧占邑固多佳山水則緇黃者流卓  
錫叅禪築壇禮斗宜矣夫自休屠迎佛祀諸宮中遂

爲覺場嚆矢而後乃踵事增華彌漫中土邑之梵宇  
千載來或委諸榛莽或化爲邱墟不知凡幾而今之  
鈴語相聞者猶如碁布又何必以四百八十層雨樓  
臺重作南朝之感哉

寺觀志

世人輒視公署爲傳舍而忽之詎知辨等威肅觀瞻  
而嚴防範者皆繫乎此昔王梅溪作民事堂賦其於  
無忝爾位夙夜在公之意蓋兢兢焉同邑爲海疆重  
地故武職之署較多於文職然莫不各昭其定制而  
始基踵事豈必從同夫翼然梁棟下何以臨凝然柱

礎上何以承鑒乎此者其爲治必有道矣

署廨志

置郵傳命卽環人達路節投館舍之意從古所有而  
水驛陸驛則著月如典中凡以急公爲事也豈爲  
嶺上梅開致煩驛使哉固爲三郡要衝其羽檄之馳  
星軺之過靡日無之惟使役之者無騷擾之苛應之  
者無~~不~~之失則法良意美而鋪遞亦從可見焉

驛志

一邱一壘自得昔賢之題永其名遂終古不磨而聞  
人足跡之所經玩好之所在亦視乎此邑襟山帶海

陳迹偏多前志略而不載何歎太謝安之宅將竊桓  
元宋玉之居已歸庾信谷變陵遷雖不必盡仍其舊  
而無書考徵則誰從十字碑前重弔延陵季子哉

古

蹟志

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也况煌煌綽楔哉其有豐功偉  
烈與厚德及人者此卽與銘鐘勒鼎相同而或以位  
以名以壽者亦使人瞻仰想見其爲人維風勵俗蓋  
莫善乎此矣夫千百載之下或人民已非而華表柱  
頭猶聞語鶴石之不朽也如是夫

坊表志

天時與人事相表裏故洪範有休咎之徵春秋重禱  
祥之紀自漢唐以下五行符瑞亦屢見史書欲牧民  
者恐懼脩省所以仰承天祐也夫邑之民莫切於水  
旱癘疫颶風之憂莫幸於大有年之慶豈必石言蛇  
鬪始爲災芝草鳳凰方爲瑞哉

天祥志

常平之制豐則糴歉則糶與月令孟冬修囷務積季  
春發廩賜貧適相符也國家良法美意沐浴深仁  
者豈有旣哉若夫普濟養濟漏澤育嬰雖多出於官  
與民之助亦無非仰體

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意

同安縣志 卷之三十一  
故列之以爲樂善好施者導詩曰嗇矣富人哀此災  
獨此之謂也 卹政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蓋南柔北勁地氣攸分而  
箕畢之情又復各殊所好同邑士君子懷仁慕義泮  
浴詩書雖謂海濱鄒魯夫何媿焉而鄉曲細民猶不  
免好鬪輕生之習故訟獄稱繁夫銀城鷺島非特旣  
庶且旣富矣禮義生於富足則一變至道當有較易於  
鄰封者移易之化是所望於良有司也已 風俗志

先生八政食與貨居其二莫不因天地自然之利以

蓋裁成輔相之功則紀載一方者固宜詳矣夫布帛菽粟有關於民生食用者登之不病其從同而鄭刀荆幹遷地勿能爲良者誌之亦何嫌於立異同邑負山環海其珍錯之物爲聞見所不及者挂漏之譏知所未免而要使盧橘黃甘與司馬上林分過也

物  
產志

職有專司官有定制肇自唐虞至成周始盛三百六十班班可考也秦廢封建爲郡縣漢唐來事益繁設官益夥同之官自五代陳洪濟始而其間爵分崇卑



時分先後里居殊地銓補殊由爰並載之則其人之  
賢與否俾後之持清議者可一展卷而呼之欲出也  
豈徒作仕版題名而已哉

職官表

漢時薦辟之典其猶古人咨岳牧用筦庫之遺意歟  
自唐設制科來遂以詞章取士我

皇上以清真

雅正立制義之準而同之士莫不磨礪芸窗席珍待  
聘嘗考前明嘉萬時戊子一科而聯捷者五姓涪洲  
一地而並雋者七人夫山川靈淑不改當年則安知  
今日之同不更盛於昔日之同也哉

選舉表

昔漢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夫後常令人思嗟夫去而思猶弗去矣然班史傳循吏祇六人而范史亦僅倍於此難之乎蓋慎之也邑自朱子爲簿以道德發爲政事倡厥循聲宜聞風傲慕克稱其職者較盛於他邦今擇其尤者類敘之以爲守土者勸

名宦志

自蘇魏公以勲猷著於前林次崖以理學聞於後而同邑英賢遂甲於閩海夫劉邵所謂三材八藝十二流者雖百里閒不必盡備而立德立功之人累朝不乏矧蒙 國家教化覃敷士盡能文民多好義則夫

鍾靈毓秀爲榦爲栢以增雙溪兩島之輝者正猶未  
艾也 人物志

守從一而終之義尤熊晝荻以撫其孤者古已稱難  
况秉百折不回之性或從容就義或慷慨殉身雖巾  
幘不愧鬚眉矣同邑素多節烈自我 朝維持倫紀  
特重旌揚激勵之餘抑復連間接踵若夫克篤天性  
嫻習禮儀如曹孝娥孟德曜鍾郝兩夫人者皆稱賢  
媛附於後云 列女志

嘗讀司馬遷扁鵲倉公傳以及杜少陵李潮八分三

軍畫馬諸詩乃知一材一藝皆足名於當

後世此遼丸布射所由重也若謂琴了無聲弈了無跡爲惜寸惜分者所勿取則廣陵散不待無傳已先可不作而賭宣城之太守者又曷乎羨之

藝術志

昌黎詆排二氏而於廖道士文暢師高閑上人輩未嘗不往來酬答見諸詩文固不獨郭景純樂賦遊仙許元度好談禪理也蓋其明心見性入無爲界稱大覺宗者亦自有卓然不可磨滅之處同安山海奧區遊方外者樂得而窟宅之其了不異入者弗載載其

可傳者 仙釋志

晉時秦淮望族後徙越之山陰者甚衆雖萬壑千巖  
引入入勝而其遷播流離出於不得已者亦往往有  
之嘗讀于野銅魚集觀其林泉嘯傲習焉相忘幾不  
辨爲寓公客卿也者夫金廈兩門煙波浩渺所謂伊  
人若卽若離如夢如幻各賦無家之別而聊借一枝  
棲者又豈可與登山觀海樂而忘歸者同日語哉 寓

賢志

文以載道此攷獻者必先徵文也而惜乎邑自蒼鵝

躑躅類仍蕩析離居飄零鄴架安

處重尋書味之有三哉然殘鱗片羽猶未盡

今蒙 國家養士百數十年石室名山又漸多

其有關於吏治民風者悉採而登之而流覽出川憑

弔古蹟者亦附載焉以昭風雅之遺

藝文志

有關政體者既別類分門具列於右而零煙碎雨瑣  
瑣偏多殊無歸宿又難統以一名因仿拾遺諸編之  
體錯雜而書之昔人得漢中地嫌其味同雞肋而棄  
之殊可惜此則廣見聞資多識偏若有味乎言之者

不猶在雞肋之上歟

外紀志

舊序

成化戊辰序

龍溪

陳

舒貢生

志記也大同志記同邑封內山川土田生產庶物人  
為庶事以見參天地贊化育上以事乎君下以養乎  
民所以錄時物備世故之綱紀也是故建置沿革著  
邑為上世所創也縣治公廨著邑公舍寓官以為理  
也戶口貢賦著民生物產之為邑也風化民俗著里  
仁為美也人物道德著鄉君子善人多也翰墨文章  
著鄉君子所蘊也自古有國家者以故重令之官也



令知建置沿革則取山川形勢風氣之正以翕聚生  
育繁庶也合知縣治公廨則思所廢墜必以時而修  
舉也合知戶口貢賦則思以增民數闢民產而公貢  
賦也合知風化民俗則思禮樂以安上治下也合知  
人物道德則思尊賢敬德培養士氣也合知翰墨文  
章則思人心感發性情率歸於正而制作典雅敦實  
也思昔夫子喜武城之絃歌責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良以是歟茲喜同邑張大夫博古通今稽明理治務  
詳邑志是知大同山川社稷神明有所依四民庶物

有所主故爲之纂修題序總目如此

正德丙寅序

泰和

劉

節

教諭進士

邑志一邑文獻之徵也如大同一集文公先生作簿  
同安時與門人發明性理之學暨名山勝水公署私  
室記序題詠具載於是此集名爲志書未爲不可前  
尹張君遜爲修縣志遺逸不載識者慨焉後人欲修  
未果近得大尹新會李君彰少尹臨川張君啓慨茲  
缺典銳意增修介縣簿胡君騰典幕應君銅託予纂  
修子固以陋劣辭適門生陳光徹輩進而言曰文公

先生其他著作所以繼往聖之絕學集諸儒之大成者固不待於紀錄如大同一集於此邦人事所關涉不可不載况貢賦由於物產節義關乎風化人物則士夫之鑒名宦則後宮之箴世異事殊在所當修邑有此志上之人時一搜閱之則政治之緩急皆有所質下之人時一展讀之則有所持循而不敢違越賢父母欲修此志躉矣先生幸無拒明日會分教馬先生鑿泊鄉貢進士葉蕩李煌輩取舊志而考訂之刪其繁亂正其疑誤缺者補之遺者萃之以大同集冠

首以同安志附於其後書既成矣諸公捐俸餼梓以  
行之乃來囑予序之予謂天下之事力行在人成否  
有時若斯志也同人欲修者有年矣不遇廉方通敏  
稽古好文之令丞一起而倡率之孰爲成邑人之志  
而足一邑文獻之徵也歟是志一出四方人士覩文  
公之書足以資其學問之功想山川之勝足以償其  
遊觀之志察察嗣至揆前政之遺愛必加勉以儷其  
休邑人子弟仰先達之令聞必奮勵以世其美將風  
俗益厚人材益盛吏治益善其有裨於風化也豈小

補云乎哉蕭何入關首取圖籍史稱得體李吉甫作  
元和郡國志謂執此可以治天下世以爲名言良有  
司成此嘉績得鄴侯吉甫之遺意豈但由後有  
續是志者君其名宦之首歟

隆慶戊辰序

晉

黃

書

邑之有志所以敘山川之險要紀一古之利病稽前  
人之遺矩以爲政治參攷匪直爲侈勝已也泉地沿  
海而郡往年島夷入寇蟻聚蜂散所在而有諸屬縣  
依山帶河憑形便而治者其於防禦猶爲稍易即

惠二邑雖距海咫尺然於海濱之地猶稱腹裏至若  
上控八閩下連百粵東西諸嶼錯列海中洑澗激澗  
涌浪砰磕則莫如同安最險故官茲土者其於經制  
之道防禦之策尤不可無所稽焉以爲之因革雖舊  
志所載其山川之勢利病之宜與前人之故迹非不  
爛然可覩然時異勢殊事隨之變或紀載有未備或  
參攷有未詳稽政治者猶不能無憾也丁卯歲鄴君  
宜亭來莅茲邑政治修明百廢具興旣已舉殘破之  
民置諸衽席之上猶思紀載之未詳後之來官者無

所稽以理也乃幣請沂東劉君憲副暨庠士二二三君子開局重修因舊志之已載考前人所未備訂爲二冊列卷凡十時有升降政由俗革方域不同界址異焉則有建置表等威有辨職事有守巾車脂轄各有常數則有秩統紀大小公居執事有恪則有次舍紀山川錯列風俗攸寓則有表鎮紀任土有貢惟王之供則有職貢紀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教化淪洽賢人輩出則有防圉紀人文紀至於秩祀不可以無典物產不可以無數庶事之雜出者不可以無稽則又以

典禮土產雜詠終焉其事核其法嚴蓋其用心亦已勤矣夫紀載規畫表揚良善以備一時盛典爲後世觀耀此鄧君職也而非鄧君意也今夫善醫者必有方善種者必有譜善致治者必有稽于山川之險要斯民之利病前賢之遺矩以爲更張之宜鄧君之意蓋欲以是數者昭然平簡冊之內使後之來官茲邑者覽其志稽其事利何由興害何由革莫不參之古人考諸當今而夙夜以思朝夕以行至於沿海諸邊則又取諸掌圖察其形勢某所當築堡某所當戍兵



皆因其地相其宜以建萬世不拔之策使同邑之鎮足爲泉南保障卽有江南草寇亦不一睥睨於其閒焉此鄧君之志所爲修而劉君暨其庠士諸君子所以殫精竭思不遺餘力蓋爲此也若夫鋪張占跡揄揚盛事以爲後世觀覽此乃賦人之事虛文無補而豈鄧君意哉余故因其請序而爲之述其意如此以待後之來官者擇焉

隆慶戊辰後序

鄧城鄧一相知縣

同邑擁煙山雲潮之勝孕秀育奇而歷我國家仁漸

義摩之久人文政紀郁郁乎甲他邑也予承乏茲土  
將採故問俗以求康治之計顧舊志殘缺未備鑑昔  
考今無從矣適芳洲洪先生亦大懼文獻不足以傳  
屬予謀焉邑內沂東劉先生博物洽聞古良史才也  
遂肅禮幣請裁志序不數月而帙用成則其立例精  
嚴敘事峻潔不類凡體而於離合損益之際升降盛  
衰之端獨加詳焉秩然具一邑典型矣懿哉邑理所  
由成歟夫相瘍投劑者醫之良也審幾教化者政之  
要也同邑爲晦翁過化之地歷今重力本尙經術禮

不辭費舉度於義視他邑俗誠稱良也顧文勝而巧  
利自周則已然何有于今日惟在善治者持其機而  
亟反之耳同濱於海不聞探珠而從海賈遊者乎經  
鯨波蜃霧之險而心無畏懾嘗於其所已試也晦翁  
遺教茲志之所綜覈者備矣固政治之所已試也志  
於更化者亦奚俟於他求哉披輿地之圖而設守者  
資以廣勢權食貨之紀而導利者資以廣仁察風俗  
之表而觀民者資以廣教檢物蹟之考而達變者資  
以廣識閱人文之章而維世者資以廣化故曰君子

之立政以章志也志章則化成矣余何幸而獲奉紫  
陽之遺而復想見其盛也耶所望以其成其美者則  
士民之責所不待志而興者則將來之吏於茲上與  
世於茲上之士民皆予所致望云耳

萬歷壬子後序

建武

李春開

知縣

古者外令掌四方之志故後相沿而志郡邑夫邑之  
貴志蓋風俗媿惡地產沃瘠戶口登耗人物消長于  
是乎稽雖數百里之廣若列眉也要之元禮陵谷流  
變無極籍據前修以濟一家志豈易言哉余承乏大

同每以不克負荷是愬纔一下車卽取縣志而心營之其首尾字跡已漶漫不可讀蓋缺修者四十餘年近時文獻一隅未覩豈容鬱絕斯作而愧予非其人也越一年會按臺陸公議修通志又以通志非取材於郡縣不可而其檄之縣也欲得朝野共推者一人以光簡冊予度無過蔡體國先生因爲之禮幣請焉而先生遂慨然任之於是蒐羅以前舊刻芟訛釐舛分門聚類緣例正義若圖經若年表若人物若論述日夜不處以勞於古今遠邇之間易數月而志成亦

既出拔前羣矣乃謂予當敘其末簡若隆慶初年鄆  
君故事予又安能以膚約辭因思閩人成世閱世成  
志典則備於行制條貫仍乎故籍雖不能按轍而考  
其義竊取春秋之遺一一歸之勸戒則鑑虛表微之  
隱哀所以維此志者正不可無今日之鴻裁矧風氣  
人物之變天地之權有所不行而後假吏以濟之今  
同安無論通都名族家詩戶禮卽窮陬絕海無不工  
爲文詞以故人文不後於溫陵而士習民風亦因之  
以日浮日薄大率陵邁超越蠆尾蜂突之態多而恬

愉退遜敦樸履素之意少予視事朞月業已窺見底裏故具補掾在正俗編中要之其矯革猶易也且此中縉紳先生能躬率而砥柱之乃邇來又有一種細民緣海爲奸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深爲地方慮者萬一勾引異類騷動四野令茲土者能無遠慮則夫稽星土以察災祥審形勢以示守禦皆志之所爲訓也予觀先生志中所載每一事而著一論每一論而有深長思真若春秋之嚴可以勸戒一時摩厲百代卽數十年後有踵此而修者今日以前定不能增減

一字予何幸得徼邱明董狐之筆以光邑乘耶是役也前修鄴君爲予鄉先達今予復繼之而典厥事豈非異數予雖菲薄無裨益于地方而經國大業附先生而傳遠是予之厚幸也夫

又序

邑人 蔡獻臣

廣昌李侯晦美治同之又明年政和風清民治上奮儼然爲閩南治行之最已徵志於故牘近事莫考而鏡板無存喟然嘆曰是隆初元之書也吾江右二十一年修此不啻倍之矣則謀所以昭前示後者適直



指陸公議修八閩通志而徵縣邑志以爲之質於是  
李侯集邑文學林燧卿陳懋時燕庸謹蔡大騰輩餽  
之公所俾搜遺具草而陳子辭不赴三人者卽舊志  
而續輯之旣就侯親授簡於獻臣具致幣焉曰願以  
累子獻臣再三左辟不獲命乃卻掃東山爲立義例  
討故實竭三月而後脫稿凡爲卷十爲目十有七曰  
輿地曰規制曰水利曰官守曰防圉曰典禮曰賦役  
曰物產口風俗曰官師曰人物曰廣善曰祥異曰叢  
祠曰釋道曰宅墓曰盜賊曰徵文愧不敏無能爲役

然上下數百年閒吾同掌故大略具此矣而我 昭  
代典制人物又加詳焉予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邑志者其小史之遺乎同於今非蕞爾邑也地大人  
衆事繁俗澆士風日下海氛時聞非可結繩而理端  
冕而議也昔文公簿同兼理學事賦稅出入之簿逐  
目點對簽押苟利於民雖勞不憚又以聖賢性命之  
學開誘子弟而抗法其敗羣者故人文丕變於今爲  
烈及邑聞警則分備西北而肄民于射圃之役著在  
大同集班班可考豈非司城不朽之志而大儒流風

遺範昭揭千古者哉繼自今吏同者必以紫陽之政  
教爲政教而後成其爲善治生同者必以紫陽之學  
爲學而後成其爲真儒斯士民之幸而山川之光也  
李侯之汲汲是舉也其有意於斯乎夫處季世而鵠  
紫陽人以爲不浮則腐然志同言同計無出此矣初  
授簡時敬夫參政過予曰志之難在人物古之良史  
不虛美不隱惡隱惡無庸言矣第無過溢美耳予旨  
焉而未能也今籍具在隱耶虛耶志成併次其語以  
復李侯侯曰物備矣趣付剞劂氏以永告夫同之人

及來吏於此土者是爲序

康熙癸巳序

長沙

朱奇珍

知縣

世之論志者曰古者內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州縣志書是卽古列國之史而尼山筆削涑水紫陽所據以論斷者也典綦重哉然吾以爲其說猶未盡也夫吾人求志深山足不窺戶一行作吏膺任於數千里外山川風土語言嗜好憂戛其不相入斯時也雖有奏刀之技必講求無憾而後發而時事更易又有不可知者則彰往察來非志不爲功昔吾

考亭夫子之守南康也下車首詢郡志覘風俗以施教令大儒舉動洵不類尋常哉同於閩爲望邑余以昨歲季春承乏來此顧問邑志吏前對曰自明萬歷壬子至今兵燹迭經片板無存矣乃命吏于薦紳先生笥中陸續抄錄竭一歲之力舊志始具然脫失不完者夥矣書甫就予又以乞養歸里於是邑中耆舊先生重以爲請曰此吾父母之素志也忍忽然而去耶予惟百餘年來官不乏矣其有志於此者或以弗久畱而其畱焉者或又未嘗有志於此也余固自

志而又弗獲久畱者也舊志略備矣今又棄去是大  
同一集終遂廢墜後之君子不獲鑒古而觀今焉長  
使我海濱鄒魯之鄉羣目爲負固頑梗之俗是非予  
之罪哉因集名宿捐俸資纂輯成編召匠付梓雖不  
敢妄託于古史之遺亦使後之長民者有所藉手以  
施惠於吾民是則余修志之本心而經年民牧奉職  
無狀亦借是以謝罪於吾同父老子弟云

乾隆丁亥序

韓城

王

杰

提督  
學政

泉州屬縣五晉惠同皆濱海而控制澎臺阻阨閩粵

為環海之屏衛則同安尤要矣我 國家承平百有

餘年海氛永靖窮陬絕島罔不蒸蒸向化况同為文  
公過化之區流風餘澤至今未艾其何以使政治民  
俗日進於醇以仰副 聖世之休養生息者良有

司責也錢塘吳君以政事文學之才來宰斯邑邑素  
煩劇而君恢乎有餘簿書之暇慨然以邑志之不脩  
閱今五十餘載於是網羅掌故叅之見聞經始於丁  
亥秋歲終而書成分門三十有六卷三十舊志之缺  
者補之訛者正之而此五十餘年中典章人物盛衰

沿革釐然具備然而君之用心又不僅維扞風俗人心之計已也邑介於泉漳之閒三面距海東南十一島拱列於前經制之道防禦之策誠不可一日不講也志於海防則尤詳焉凡灣嶼之屬內港屬外洋者朗若列眉而水師之操練營汛之防守及風信潮汐之時候叅稽博考著之於編以昭示後人豈非安不忘危意也耶予奉

命視學閩中由泉達漳邑爲

必經之地觀其戶口豐饒以恬以熙於以徵太平之景運豈不盛哉特是輶車歷碌未嘗登文圃陟大



輪攬金廈之勝以開拓心胸撫君斯編乃不啻身臨  
其地採風以獻其有所藉手也矣是爲序

又序

滇中蔡琛遜道

志與史體例雖殊而所言不外乎天文地理食貨河  
渠禮樂兵刑之事其爲紀述之書則一也自扶風作  
十志易龍門八書厥後陳壽有三國志司馬彪有續  
漢志史可稱志則凡志皆宜準史而省郡職其要邑  
職其詳邑之爲志不綦難歟我國家重熙累洽教  
化覃敷雖雕題鑿齒鳥式黃支俱能各紀其一方以

詩耀况同實居中士聲名文物甲於泉南或行商

販之所叅錯鹽筴關權之所度支星輶役使之所往  
來米粟則取給於臺灣而已足百貨則貿易於諸番  
而有餘是不可無綜覈之書以昭垂久遠而自徽國  
文公爲簿以後其流風餘韻猶在人閒詎無稽異隣  
封雄長海嶠者此令尹吳君所以冀其荒墜汲汲而  
圖編纂者也余嘗觀郡志所登人物未免濫觴而舊  
邑志於治道紀綱民生利病又挂漏特甚夫章程不  
立則奸宄易滋令甲不彰則觀聽易惑今吳君所成

之志取裁有識斷制維嚴非具史才者曷克臻此將見天子清問下民勤求草野卽茲海疆三十卷之圖書可與十五國風詩同陳太史而邑士大夫之老鏡者在此後來守土者之矜式亦在此矣余故因其所請題數語於簡端以爲二郡一州之有志典章者觀

又序

蕪湖 陳之銓 知府

士君子誦讀草茅輒喜考獻徵文準夙酌古操鉛槧而紀述之一行作矣此事便廢甚至體國經野之書

視爲覆瓿之物及詢以歷代之因革損益茫然無以  
應者比比然也雖然邑無志固難爲邑也邑有志而  
不善其所志與無志等余嘗披閱康熙癸巳朱令之  
一編門類未詳而體例亦多不合欲考證一端幾使  
人如入三里五里之霧而莫辨夫同爲海疆重地金  
廈門戶全省所關而其登載水師僅寥寥三百字鄭  
成功父子初據金廈後遁臺澎厝我 朝南顧之憂  
者三十餘載一切進討歸誠未能明其本末則其他  
之脫畧更無足論矣賡南吳君以名孝廉來宰茲邑

涖任未匝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可謂賢矣今年  
冬復以邑乘編成句余一言以弁其首余觀其於吏  
員捐職不與科甲諸人並垂姓氏其激勵士氣揚弘  
清華者厥功匪淺而人物傳中生者勿錄則視昔平  
齋朱令之躬親排纂自爲之傳者識見之高卑條例  
之疎密爲何如哉異日者 國家發金匱石室之藏  
以成一代之信史或取徵於郡志省志而未周者將  
必下採於此則吳君之爲是書也豈苟然哉是爲之

序

又序

蜀中黃彬同知

同邑爲臺漳來往衝衢故爲觀風者所必及而欲得一徵信之編以上備輜軒之採則非志不爲功宋時朱子簿同曾有大同集論學之外兼及政事人文然未嘗以志名也志昉於明之中葉顧前代章程已如馬之守間鼎之挂車無適於用而康熙間朱氏所輯其爲太平風俗之書者不及半而已止俱不醇不備不可以志稱余佐郡清源幸駐嘉禾之里每謂是邑之志必有賢令尹起而爲之庶足潤色鴻業翊贊休

明以彰 國家化洽海疆之治而吳君果能取前志  
改絃而更張之不數月告成凡山川土田河渠食貨  
師儒將帥之事忠孝節廉之人莫不井井條條瞭如  
指掌抑何善歟夫銀城鷺島民物富庶山海雄奇固  
不難揚厲鋪張以發其鴻朗高華之氣而難於囊括  
之中善芟浮冗吳君乃遠延名宿慎重丹鉛玉軸牙  
籤旁搜互証復與襄陽耆舊洛下衣冠共叅里巷之  
遺聞細述承平之佳話宜其流輝細帙照耀銅魚大  
勝於前志之語焉不詳擇焉不精者而垂諸後代自

可徵也余忝依舟誼樂方策之維新幸暨鑑之  
邇而因述其美有如此

又序

錢塘

吳

鏞知縣

邑志自前令平齋朱君興纂之後其廢墜而不脩者  
蓋五十有六年矣夫最壽者莫如山川而轉瞬間有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感則夫戶口之衰盛風俗之  
澆浮賦稅之增減政事之得失人物之隆替其有異  
於疇曩者何可勝道而况以文獻名區兼以海山靈  
境沐日浴月相慶承平顧不能採幽潛羅闕失垂休



嘉於此口揚淑問於將來非惟學士大夫之怠抑亦  
守土者之羞也余下車之初卽欲從事於此而役役  
於簿書鞅掌有志未遑今年春從都門歸請於諸上  
憲皆以爲可遂謀於邑中紳士衆議僉同靡不捐輸  
恐後焉篁村陶君吾浙之名下士也以禮幣相延館  
於觀瀾亭畔凡取裁斷制悉歸其手而余於公餘之  
暇復時時過從相與商榷而考訂之維時廣文棣亭  
羅君雪崖黃君叅閱其閒而邑之紳士文川黃君近  
允萊君景若劉君允彰莊君子超對公兩陳君各襄

折纂之職始事於孟秋迨冬已竣云竊惟左氏作傳  
其於春秋時事詮敘工妙鉅細畢該漢唐人猶加指  
摘酈道元殫精竭慮以註水經而於嘉泰志尙有猥  
狎余何敢謂是志之必無遺憾而第於審慎之餘分  
門別類攷僞証訛較之平齋舊志已多所救正且以  
五十餘載之斷脫一百數十里之民社殷繁見聞瑣  
屑刻期彙輯俾觀厥成不致聚訟紛紜類彼道旁之  
築此則余之所深幸而有藉於諸君子之力者不已  
多歟是爲之序